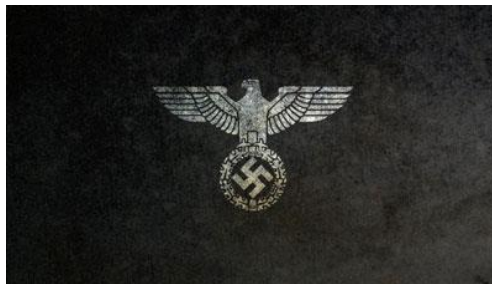


薩米爾·阿明：法西斯主義在當代資本主義的復辟

薩米爾·阿明 2016-01-04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京)2015 年第 5 期

把法西斯主義在政治舞臺上的復辟與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聯繫起來並非偶然。法西斯主義並非某種反對議會制選舉民主之不確定性的專制員警政體的同義詞，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在特定情況下面臨挑戰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回應。



作者簡介：(埃)薩米爾·阿明，第三世界論壇

譯 者：賓建成，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

內容提要：本文將法西斯主義在政治舞臺上的復辟與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聯繫起來，認為法西斯主義並非某種反對議會制選舉民主之不確定性的專制員警政體，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在特定情況下面臨挑戰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回應。作者分析了法西斯主義的兩大基本特徵和四大表現形式，認為法西斯主義已在西方、東方和南方復辟，而且這種復辟是與普遍化的、金融化的、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的擴散聯繫在一起的。文章最後指出，四面楚歌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體系與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暗中勾結需要引起我們最大的警惕。

關 鍵 詞：法西斯主義；當代資本主義；激進左翼；極右翼

本文標題把法西斯主義在政治舞臺上的復辟與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聯繫起來並非偶然。法西斯主義並非某種反對議會制選舉民主之不確定性的專制員警政體的同義詞，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在特定情況下面臨挑戰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回應。

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性和多樣性

可以被恰當地稱之為法西斯主義的政治運動，在若干歐洲國家率先沖到了政治舞臺的最前沿並運行于現行的政權中，尤其是在 20 世紀 30 年代至 1945 年期間，其中包括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佛朗哥、葡萄牙的薩拉查、法國的貝當、匈牙利的霍爾蒂、羅馬尼亞的安東內斯庫和克羅埃西亞的帕韋利奇。作為法西斯主義犧牲品的社會多樣性——既有主要的發達型資本主義社會，也有次要的控制型資本主義社會，其中一些與某場獲勝的戰爭有關，另一些則是戰敗的產物——有可能妨礙我們把它們聯繫在一起。因此，我會詳細地分析這種結構和事態的多樣性在這些社會中產生的不同影響。

不過，除了這種多樣性，所有這些法西斯政體都具備兩大特徵。

1. 它們都願意按照這樣一種方式管理政府和社會，即不會將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置於受非議的境地，尤其是資本主義(包括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就是為什麼我將這些不同形式的法西斯主義稱之為管理資本主義的特殊方式而非挑戰後者的合法性的政治形式的原因，儘管“資本主義”或“財閥統治”在法西斯主義話語的說辭中飽受非議。一旦你考察這些不同形式的法西斯主義提出的“替代方案”，掩蓋這些言論的真實本質的謊言就會無所遁形，它們總是悄無聲息地關心著它們的命脈——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情形依然沒有改變，即法西斯主義的選擇並非回應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管理所面臨的挑戰的唯一選項。

只有在某些暴力和深重危機的事態下，法西斯主義的解決方案看起來才是控制型資本主義的最佳解決方案，有時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案。於是，分析必須聚焦於這些危機。

2. 選擇用法西斯主義來管理資本主義社會總是一——甚至在最嚴格的意義上——立足於無條件地拒絕“民主”。法西斯主義總是否棄現代民主理論和實踐所立足的一般原則——承認意見的多樣性，訴諸選舉程式來決定誰占多數，保障少數人的權利，等等——而代之以相反的、服從集體紀律要求和最高領袖及其主要代理人權威的價值觀。於是，與這種價值觀上的反動相伴隨的總是某種向後看的觀念的復辟，這種觀念可以為當下正在運行的服從程式提供明顯的合法性。宣稱回到（“中世紀的”）過去具有理所當然的必要性，宣稱應服從國家的宗教或者某種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種族”特性或“民族”特性，是法西斯政權慣用的意識形態話語的招數。

紮根于現代歐洲歷史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義均具備這兩個特徵，且都屬於下面四個範疇當中的某一個範疇。

1. 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列強的法西斯主義，它們渴望成為世界、至少是地區資本主義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霸權國家。

納粹主義即是這類法西斯主義的樣板。德國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成為主要的工業強國，並成為這一時期的霸權國家（還有英國和緊隨其後的法國）以及夢想稱霸的國家（美國）的競爭者。1918年戰敗後，德國必須應對戰敗給其實現霸權夢所帶來的後果。希特勒一語道破了他的計畫：在包括俄羅斯甚至其他地區在內的整個歐洲建立“德國”的霸權統治，即建立曾經支持納粹主義崛起的壟斷資本主義的霸權統治。他試圖與他的主要對手達成某種妥協：將歐洲和俄羅

斯交給他的德國，將中國交給日本，將亞洲和非洲其他國家交給英國，將美洲交給美國。他的錯誤在於自以為這樣一種妥協是可能的，然而，英國和美國是不會接受的，儘管日本會支持。

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屬於同一範疇。自 1895 年起，現代資本主義的日本就夢想有朝一日能將其統治擴展到整個東亞。在這方面，日本的動作是“循序漸進”，即從管理一個正在崛起的民族資本主義這種“帝國”模式——表面上以“自由的”制度（一個選舉出來的國會）為基礎，但事實上完全受由現代化演變而來的天皇和權貴所控制——慢慢變成了直接由軍事高級指揮官來管理這種野蠻形式。納粹德國與帝國的/法西斯主義的日本結成了聯盟，而英國和美國（自 1941 年珍珠港事件之後）與日本發生了衝突，同時，中國的抵抗也在繼續——國民黨的劣勢由毛澤東的共產黨人的支持所彌補。

2. 次級資本主義強國的法西斯主義。

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及其名詞的發明者）是最好的例子。墨索里尼主義是義大利右翼（舊貴族、新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對 20 世紀 20 年代危機和日漸增強的共產主義威脅的回應。但是，無論是義大利的資本主義，還是其政治工具，即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都無心統治歐洲，更遑論全世界。儘管其領導人總在自吹自擂要重建羅馬帝國，但是墨索里尼明白，其制度的穩定仰賴於他能否在英國（地中海的主人）與納粹德國之間左右逢源（俯首稱臣）。這種在兩個可能的聯盟之間搖擺不定的狀態一直延續到二戰前夕。

薩拉查和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屬於同一類型。他們都是右翼和天主教會扶持的獨裁者，為的是應對共和主義自由派或社會主義共和派的威脅。由於這一原因，他們均沒有因自己的反民主暴力活動（打著反共的旗號）而遭到帝國主義

強權的鄙棄。美國在 1945 年之後為他們平了反(薩拉查是北約組織的締造者之一，西班牙答應為美國提供軍事基地)，緊隨其後的是歐共體——它天生就是反動資本主義秩序的捍衛者。康乃馨革命(1974 年)和佛朗哥去世(1980 年)之後，這兩個體系加入了我們時代新建立的初級“民主”陣營。

3. 戰敗國的法西斯主義。

這種法西斯主義包括法國的維希政府、比利時的萊昂·德格勒爾(Léon Degrelle)和由納粹扶持起來的“佛蘭德人”偽政府。在法國，上層階級選擇了“希特勒而不是人民陣線”。這種類型的法西斯主義與戰敗有關且臣服於“德國的歐洲”，不過在納粹戰敗後被迫轉入了幕後。在法國，它讓位給了抵抗運動委員會，後者在一段時期內把共產黨人和其他抵抗運動戰士(尤其是戴高樂)團結在了一起。它的進一步演變(隨著歐洲建設的啟動，以及法國加入馬歇爾計畫和北約組織，也就是說，自願臣服於美國的霸權)有待於保守主義的右翼、反共人士、社會民主主義的右翼與從反納粹和反資本主義的潛在抵抗力量中產生的激進左翼實現永久決裂。

4. 東歐依附型社會中的法西斯主義。

當我們著手檢視東歐的資本主義社會(波蘭、波羅的海諸國、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希臘和波蘭時期的西烏克蘭)時，還應論及落後以及依附型資本主義。在兩次大戰之間，這些國家的反動統治階級都支持過納粹德國。儘管如此，還是有必要在具體個案的基礎上檢視它們與希特勒的計畫的政治瓜葛。

在波蘭，對俄羅斯統治(沙俄)的傳統敵意，後來變成了對共產主義蘇聯的敵意，這種敵意得到了天主教羅馬教皇聲望的推波助瀾，這在正常情況下會使得波蘭像法國的維希政府那樣變成德國的附庸。但是，希特勒並不是這樣理解

這一點的，他認為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塞爾維亞人一樣，都是註定要滅絕的民族，此外還有猶太人、羅馬人和其他許多民族。因此，波蘭法西斯主義不遺餘力地與柏林沆瀣一氣。

相反，霍爾蒂的匈牙利和安東內斯庫的羅馬尼亞被視為納粹德國的附屬聯盟。這兩個國家的法西斯主義是其各自特有的社會危機的結果：在匈牙利，是貝拉·庫恩(Béla Kun)時期之後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而在羅馬尼亞，則是反匈牙利人和魯塞尼亞人的民族沙文主義運動。

在南斯拉夫，希特勒的德國(接著是墨索里尼的義大利)支持克羅埃西亞“獨立”，在天主教會的鼎力支持下把管理權交給了反塞爾維亞人的烏斯達莎組織，而塞爾維亞人則被打上了待滅絕的標籤。

在工人階級鬥爭的前景和反動有產階級的反應方面，俄國革命明顯使局面大為改觀，不僅在1939年之前的蘇聯領土上如此，而且在丟失的領土——波羅的海諸國、波蘭——上也毫無二致。1921年的《里加條約》之後，波蘭吞併了白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西部。

在這整片地區，1917年之後(甚至自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之後)形成了兩大陣營：流行於大部分農民(渴望進行對他們有利的激進土地改革)和知識界(尤其是猶太人)中的親社會主義陣營(後來變成了親布爾什維克陣營)；以地主階級為主的反社會主義陣營(並因此臣服於受法西斯主義影響的反民主政府)。波羅的海諸國、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1939年併入蘇聯，加劇了這種對立。

“親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兩大政治陣營在東歐地區的衝突，一方面被波蘭沙文主義(它一直在推進其“波蘭化”計畫，即通過移民殖民地而吞併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地區)與受害民族之間的衝突所掩蓋，另一方面也被既反波蘭人也反俄羅斯人(出於反共的原因)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希特勒計畫

之間的衝突所掩蓋，後者不把烏克蘭視為其附屬聯盟，因為它的人民早就被打上了待滅絕的標籤。

西方右翼對法西斯主義的臣服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各議會中，右翼總是在向法西斯主義、甚至令人厭棄的納粹主義大獻殷勤。邱吉爾儘管總是端起“英國人的架子”，但卻從不掩飾對墨索里尼的同情。美國的總統們及其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只是到了最後關頭才發現希特勒的德國以及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日本所帶來的威脅。杜魯門具備了美國當局所有的犬儒主義特徵，公然吐露要讓戰爭的主角——德國、蘇聯和歐洲——兩敗俱傷，盡可能遲地出手獲利。這根本就不是一種有原則的反法西斯主義立場的表現。他在 1945 年為薩拉查和佛朗哥平反時也沒有表現出任何猶豫。此外，縱容歐洲法西斯主義是天主教會政策的一種常態。

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本身只是到很晚才招來罵名，而此時它已達到肆意殺戮的最後階段。強調由希特勒的講話所挑起的對“猶太—布林什維主義”的憎恨感，是許多政治家的共同點。只是在納粹戰敗之後，在原則上聲討反猶太主義才成為必要。這一任務的提出是因為以“大屠殺受害者”的頭銜自我標榜的繼承人已變成了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與反對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民族的西方帝國主義結成了盟友——但是，他們從來就沒有親身經歷過歐洲反猶太主義的恐怖。

顯然，納粹黨人和墨索里尼的義大利的垮臺讓西歐（“鐵幕”的西邊）的極右翼政治勢力不得不與——其集團內部的——法西斯主義那些曾經的同謀和盟友撇清關係。然而，法西斯運動只是被迫轉入地下，退居幕後，並沒有真正消失。

在西德，地方政府及其金主（美國以及甘居第二的英國和法國）打著“和解”的旗號，為一切曾經犯下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人騰出了位置。在法國，當維希分子隨安東莞·比內（Antoine Pinay）一起重返政治舞臺時，指控抵抗運動“濫用通敵罪死刑”的法律程式就已啟動。在義大利，法西斯主義雖已沉默不語，但依然在基督教民主黨和天主教會中揮之不去。在西班牙，1980年由歐共體（後來變成了歐盟）強加的“和解”妥協方案不折不扣地禁止了一切對佛朗哥罪惡的警示。

西歐和中歐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對保守的右翼所開展的反共運動的支持，同樣要為法西斯主義後來的復辟承擔責任。這些“溫和的”左翼政黨曾經是真正的、堅決的反法西斯主義者。但是，這一切都已被拋諸腦後。隨著這些政黨轉向社會自由主義，隨著它們無條件地支持歐洲建設，隨著它們幾乎同樣無條件地臣服於美國的霸權（主要是通過北約組織），一個聯合了傳統右翼和社會自由主義者的、如果有必要也可能吸收了新的極右翼的反動集團就站穩了腳跟。

隨後，東歐法西斯主義的復蘇在1990年也很快開始了。這些國家的所有法西斯主義運動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與希特勒主義有著堅定的聯盟或共謀。由於在二戰中戰敗，他們中一大批活躍的領導人被重新部署到西方，沒有一個人在二戰後回到蘇聯、南斯拉夫或其他新生的人民民主政府接受審判（這違反了同盟國協議）。他們都在美國和加拿大找到了庇護所，而且都因狂熱的反共行為得到了當局的縱容。

“溫和派”媒體（不能公開承認它們支持公然法西斯主義）掩蓋它們對這些法西斯主義者支持的聰明辦法很簡單：用“民族主義者”一詞代替法西斯主義者。德米托·東茨索夫（Dmytro Dontsov）不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烏克蘭

的“民族主義者”，就像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不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民族主義者一樣。

這些正宗的法西斯主義者是否僅僅因為他們這麼說了就真的是“民族主義者”了呢？這一點值得懷疑。今天的民族主義者如要名副其實，就必須對真正主宰當代世界的力量，也就是美國和歐洲的壟斷地位，提出質疑。這些所謂的“民族主義者”卻是華盛頓、布魯塞爾和北約組織的盟友。他們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憎恨基本上無辜的、決不應為他們的不幸承擔責任的相鄰民族的沙文主義：對於烏克蘭人來說，它是俄羅斯人(而不是沙皇)；對於克羅埃西亞人來說，它是塞爾維亞人；對於法國、奧地利、瑞士、希臘和其他地方的新的極右翼來說，它是“移民”。

我們不要低估美國(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歐洲(議會中的右翼和社會自由主義者)的主要政治勢力與東方的法西斯主義者相勾結所帶來的危險。希拉蕊·克林頓已將自己標榜為這種勾結陰謀的首席發言人，並把戰爭的臆想病推到了極致。比喬治·W. 布希更甚的是，只要有可能，她就呼籲展開一場猛烈的預防性戰爭，來對抗俄羅斯(更加公開地干涉烏克蘭、格魯吉亞、莫爾達瓦以及其他地區)，對抗中國，對抗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抗民族。

無疑，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今天看來依然無法威脅到美國以及歐洲舊“鐵幕”西部的“民主”秩序。傳統的議會右翼與社會自由主義者的勾結也沒有必要讓占統治地位的資本去向仿效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極右翼求助。但是，這樣一來，我們該如何去判斷過去 10 多年裡極右翼的選舉勝利呢？歐洲人顯然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普遍擴張的受害者。於是，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他們一旦面臨右翼和所謂的社會主義左翼相勾結，就用選舉棄權或將選票投給極

右翼的辦法來應付。在這種背景下，潛在的激進左翼要負很大的責任：倘若激進左翼在超越當前的資本主義方面真正勇於擔當的話，它就會獲得目前所缺乏的那種可信度。勇於擔當的激進左翼必須將當前零敲碎打的抗議運動和防禦鬥爭的步調統一起來。這樣，“運動”就可以讓社會力量的天平向工人階級一方傾斜，並獲得向前發展的可能性。南美洲群眾運動贏得的勝利就是這方面的明證。

在當前的事態下，極右翼的選舉勝利源於當代資本主義本身。這些勝利讓媒體可以乘機用同一個罵名將“極右翼民粹派和極左翼民粹派”拼湊到一起，同時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前者是親資本主義的（就像極右翼這個名詞所表明的那樣）並因此是資本的可能的盟友，而後者只是資本權力體系的潛在的危險敵人。

我們在美國看到了同樣的危險事態，儘管稍有不同，儘管極右翼從未稱其為法西斯主義。昨日的麥卡錫主義恰如今日的茶黨狂熱分子和好戰分子（比如希拉蕊·克林頓），公開地為維護“自由派”——無一例外地被視為壟斷資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而反對“政府”，因為“政府”被懷疑遷就了這一制度的受害者的需求。

對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最新觀察顯示：法西斯主義似乎已無法知道何時以及如何才能停止創造他們的需求。對領袖的狂熱崇拜和盲目服從，無所不用其極地鞏固傳承狂熱行為的偽種族或偽宗教的神話建構，招募民兵從事暴力活動，這些都使得法西斯主義成為一股很難控制的勢力。希特勒的確是一個精神上有病的人，但他卻能迫使把他扶上權力寶座的大資本家們自始至終地跟隨他一起瘋狂，甚至獲得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

當代南方的法西斯主義

拉丁美洲在 19 世紀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體化是基於對地位已下降為“雇農”的農民的剝削，以及他們對大地主殘暴行為的逆來順受。墨西哥波菲裡奧·迪亞斯(Porfirio Diaz)的獨裁統治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這種一體化在 20 世紀的演進產生了“貧困的現代化”。拉丁美洲飛速發展的農村遷徙比亞洲和非洲更早、更浩大，給當代城市的貧民窟帶來了新的貧困形式，並逐步取代了舊的農村貧困形式。同時，對民眾的政治控制形式也通過建立獨裁政體、廢除選舉民主、禁止政黨和工會以及全權授予“現代”特務機關借助情報技術實施逮捕和拷問的權力而“現代化”。顯然，這些政治管理形式與我們在東歐依附型資本主義國家所看到的法西斯主義並無二致。20 世紀拉丁美洲的獨裁政體是為當地的反動集團——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以及從這類流氓式發展中得利的中產階級——服務的，但歸根結底是為占統治地位的國外資本尤其是美國資本服務的，由於這一原因，支持這些獨裁政權的國外資本因最近爆發的民眾運動而面臨困境。這些運動的力量及其帶來的社會和民主進步——至少在短期內——有助於阻止那種半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權復辟。但是，未來並不確定：工人階級運動與本土資本主義、世界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才剛剛開始。就像一切類型的法西斯主義一樣，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權也未能避免失誤，這些失誤有時對它們來說是致命的。例如，我認為，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準備為瑪律維納斯島而戰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利用阿根廷的民族感情。

自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作為壟斷資本主義普遍擴張之特徵的流氓式發展繼承了亞洲和非洲萬隆時期(1955-1980 年)的民族民粹主義體系。這種流氓式發展還產生了既與貧困的現代化也與壓迫性暴力(repressive violence)的現代化

相類似的形式。阿拉伯世界的後納賽爾和後復興黨體系的僭越行為為此提供了極好的例子。我們不應把萬隆時期的民族民粹主義政體與其後繼者一概而論，這些後繼者站在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一邊，因為它們同時也是“非民主的”。萬隆政體儘管出現了專制的政治實踐，但卻得益於某種民粹的合法性，這既是因為它們取得了對大多數工人有利的實際成就，也是因為它們堅持反帝國主義的立場。而後來的獨裁政權一旦接受了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及其流氓式發展的臣服，也就喪失了這種合法性。民粹的和民族的政權儘管不是民主的，卻最終被此類為新自由主義的、反人民的、反民族的事業服務的員警暴力所取代。

近期的民眾暴動始於 2011 年，它們對獨裁政體表示懷疑，但也僅僅是懷疑而已。只有成功地將引發這些暴動的三個目標融合在一起，才能找到實現穩定的新途徑：繼續推動社會和政治的民主化，促進社會進步，鞏固國家主權。

在這三種相互衝突的——混亂的——回應挑戰的可能方式中，西方列強(美國及其歐洲盟友)作出了選擇：給予穆斯林兄弟會和/或其他“薩拉菲派”政治伊斯蘭教組織以優先支援。其原因既簡單又明確：這些反動政治勢力甘願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勢力範圍內行使權力(因此放棄了一切有關社會正義和民族獨立的前景)。這是帝國主義強權追求的唯一目標。

所以，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的工程屬於我們在依附型社會中看到的那類法西斯主義。事實上，它像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義一樣具備兩個基本特徵：(1)缺少對資本主義秩序的實質挑戰(在當前的背景下，這等同於不去挑戰與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擴張聯繫在一起的流氓式發展模式)；(2)選擇了反民主的、員警國家的政治管理形式(比如禁止政黨和組織，在道德上實施強制的伊斯蘭化)。

因此，帝國主義列強的反民主選擇（它揭穿了體現在我們被迫接受的宣傳攻勢中的親民主說辭的偽裝）接受了伊斯蘭政體有朝一日的“僭越”。像其他類型的法西斯主義一樣，並且出於同樣的原因，這些僭越烙印在其思維模式的“基因”當中：無條件地服從領袖，狂熱地、一心一意地忠誠於國家宗教，苦心經營用來強化臣服的打擊力量。事實上，而且我們也已經看到，“伊斯蘭主義”的工程只有在內戰（主要在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背景下才能取得進展，而且只能導致永久的混亂。因此，這類伊斯蘭政權使得其社會絕對無法在世界舞臺上發出強大的聲音。顯然，衰落的美國已無心為這種“次佳狀態”（一個穩定的、服從的本地政府）再做什麼。

同樣的發展和選擇也可以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之外看到，比如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剛剛在印度贏得選舉的印度人民黨（BJP）是一個接受了讓其政府融入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當中的反動印度教宗教政黨，它使得印度在其治下放棄了大國崛起的計畫。因此，將它視為法西斯主義政黨並不會缺少太多的可信度。

歸根結底，法西斯主義已在西方、東方和南方復辟，而且這種復辟是與普遍化的、金融化的、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擴散聯繫在一起的。這個四面楚歌的統治制度的中心正暗中求助於法西斯主義運動，需要引起我們最大的警惕。這場危機註定會越變越糟，與此相應，求助於法西斯解決方案的威脅也將變成真正的威脅。

本文原載美刊《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2014 年第 4 期，譯文有刪節。

何新：美國正在瘋狂給中國放血

何新 · 2016-01-04 · 來源：微信公眾號“戰友”

63

收藏 (2) 評論 (3) 字體： 大 / 中 / 小

為了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各種社會表像後面隱藏的可怕真相。如果能夠阻止一場民族劫難及國際資本及金融殺手對中國國家及國民財富的洗劫和掠奪，則是國家之幸，中華民族之幸，中國普通民眾之幸。



【摘要】為了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各種社會表像後面隱藏的可怕真相。如果能夠阻止一場民族劫難及國際資本及金融殺手對中國國家及國民財富的洗劫和掠奪，則是國家之幸，中華民族之幸，中國普通民眾之幸，在互聯網的時代，每個草民都可以是中華歷史的見證者和創造者，因為國家一旦發生一場類似于導致前蘇聯解體的金融災難，以致發生像前蘇聯及俄羅斯民族同樣慘痛的歷史劇變，那是一場多麼慘痛的金融災難，一旦發生，富人和權貴會加速逃離中國，而廣大的底層人民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正所謂，國不幸，家不幸，這場災難會影響到中國每一個普通家庭的命運，我們不忍看到歷史的悲劇再次重演，也不忍心讓我們普通百姓用勤勞的雙手創造的家庭財富被惡鬼奪走和洗劫，也不忍看到我們的孩子們受到巨大的傷害，你難道不想讓我們的孩子在安定的環境下快樂的成長嗎？守護我們孩子們的成長及保護我們每個家庭那微薄的財富是我們每個家庭和為人父母者的神聖責任。讓我們共同為這個經受過無數次苦難的國家，為中華民族，為我們每個溫馨幸福的家庭做一點微薄的貢獻吧！如果我們

都能行動起來，如果我們青年們能夠成長起來，也許這個國家就會發生改變，那些食肉者也許會明白，中華民族是不會自絕於世界民族之林的！



正文：

論當前全球金融及政治危機的總根源——只有安插在中國的一批內奸和木馬，通過誘導中國實施錯誤的內外路線和政策，中國出現重大瞎折騰，才可能使得中國被戰敗以至四分五裂。

儘管與中國相比，美國軍力強大，但是當前從軍事上美國仍並沒有戰勝中國的絕對把握。

為此，美國利用中國部分精英人物的怯戰投降心理，不斷威懾和嚇唬中國人。

美國不斷在南海和黃海搞軍事演習，目的即在於此。

美國同時在對中國已經發動一系列看起來似乎不是戰爭的軟戰爭——包括疫苗戰爭、人工病毒戰爭、轉基因戰爭、糧食豬肉戰爭以及文化和媒體戰爭等等，試圖從肉體到精神上削弱和分化中國人，從基因及遺傳上讓中國人種斷子絕孫。

美國更有意識地通過共濟會、光明會的學術(例如朝聖山學會)影響，利用已經培育和滲透多年的一批經濟學和生物學中的“海龜”和“木馬”們，混亂中國人的理性思維。

當前中國已經成長為相當巨大的經濟體，國力已經足夠強大，中國的戰略空間也有足夠的延展和縱深度。因此如若發生中美對抗，中國並不可能被美國從正面擊敗。

但是美國共濟會通過已經安插在中國的一批內奸和木馬，通過誘導中國實施錯誤的內外路線和政策，卻可能使得中國被戰敗以至四分五裂。

如果目前中國正在遭遇的經濟困難通過美國木馬的配合操作，最終發展成為大型社會動盪，這更是美國所求之不得的結果。中國就有可能因此而失去幾十年來的全部經濟和文化發展成果，使中國真正成為美國轉嫁其危機的最大犧牲者。

一個最簡略的模型：全球金融政治危機的總根源

自 2008 年以來的美國金融危機，拖拖拉拉延續至今，連帶引發了歐洲債務危機以及中國的通貨膨脹危機，至今看不到走出危機的盡頭。

為什麼美國會爆發這場後果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似乎至今沒有見到深刻簡要的說明。一些說法只是泛泛而談，什麼這是美國長期低利率造成的惡果。至於美國為什麼長期實行低利率，卻沒有人提出讓人信服的理由。最可笑的是臺灣一位相當知名的所謂“經濟學家”竟然說只因為美聯儲的那幫人都是白癡——所以才實行了讓美國破產的長期低利率的市場政策，從而導致國際危機的大爆發。其實這種說法才是真正的白癡！

筆者試圖盡可能簡化地描述出美國引爆的這場金融危機形成的流程及真正的原因。

1) 首先需要明確一個前提：就是現存的美元霸權是美國國家的最高利益，它給美國帶來巨大利益。

這種霸權的根本機制就是美國直接可以通過印刷鈔票來支付任何費用——而這種機制卻也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之一，後面將會說到。

美國就憑著這個美元的特權，建立了全球最強的軍隊，最強的媒體，最強的科技能力，最強的經濟實力。

所以使得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的真正原因，既非由於他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其實美國自身是共濟會金融財閥壟斷宏觀經濟的非自由市場經濟；也並非由於它的民主制，而完全是由於美國擁有美元霸權。

同時美元霸權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由美國自己建立金融遊戲規則，建立世界上的會計結算標準，信用評級標準和體系。而美國也是唯一能控制和監督美元流向的國家——這一條很重要，它意味著美國可以運用上述條件，以金融手段定向地衝擊某個國家或某個經濟體；從而可以將自身的危機轉嫁給他國（例如引爆歐債危機）。

美元霸權能給美國帶來這麼巨大的利益，美國當然永遠不會願意主動放棄美元霸權。一直以來美國不惜一切手段地打壓歐元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可以這樣說，任何可能威脅到美元霸權的國家或者地區，都是美國必須嚴厲打擊的對象。

這個前提說清楚了，我們就可以解釋美元霸權是如何導致美國和全世界的金融危機的。

通過下面的描述大家能很清楚瞭解一直以來人們都在問的問題——美國為什麼要長時間實行零利率的貨幣政策？美國的錢都流向哪兒了？從而也能瞭解為什麼美國一直要壓迫人民幣短期內的大幅升值。

2) 最近 20 年來，世界發展中國家經濟迅速成長，國際貿易每年以約 10% 以上的速度增長。如此迅速成長的國際貿易，理論上也需要與此相適應的用於國際支付的國際貨幣的同比增長，也就是需要美元的同比增長。只有這樣，國際貿易才能順利進行。

如果沒有同等比例的美元投入市場，那麼就會出現兩種結果：

- 1、美元供不應求(通貨不足)，致使美元長期大幅度升值。這是美國不可能承受的，因為這樣會對美國產業形成致命打擊。
- 2、在美元出現短缺之後，進行國際貿易的國家會尋求其他能替代美元的貨幣，如歐元、人民幣等。這樣歐元、人民幣就會迅速搶佔美元的市場份額，從而在世界範圍內蠶食美元的貨幣霸權地位。

而這兩種結果都是美國不可能接受的。因此美國必須供應世界市場相同比例不斷增長的美元，就是說美國必須不斷加印鈔票。

但是當美元大量印出來後，這些美元如何投入世界市場呢？美國的做法就是長時間實施零利率政策，從而刺激和促成美國民間資本的外向投資與消費。

這樣一來，大量增加印出的美元，就可以通過美聯儲下屬銀行流到國際投資者和最終消費者手中，通過投資者和消費者的大量投資和消費，美元就流布到世界各地。

從美元的上述印刷和流出的過程來看，我們理所當然會得出這樣的一個認知：

就是每年世界貿易的增加部分，有相當大的部分都是被美國吸取和消費了。所以美國也一直是世界貿易中購買力最強、最大的國際市場。

原因並不僅是美國人自己想消費這個部分，也是美國不得不消費這個部分。因為如果美國不擴大消費的話，全球市場上就得不到足夠的美元供應，就會出現上面所論述的那兩個結果。

換句話說，美國為了保持美元的霸權地位，製造國際貿易逆差是其題中當然之義，這種逆差也是美國所必須承受的！

3) 這些每年以 10%以上的速度印刷出來的美元，通過國際貿易流向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印度等。

對於美國來說，流出的這麼多美元，如果沒有合理控制，後果也將是可想像的。因為，不受美國約束的美元很可能回流美國衝擊美國自身經濟，造成美國市場的通貨膨脹。

例如，當美國股市好的時候，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美元就會流入美國股市，就可能無限地推高美國股市。而這些自外部世界回流的熱錢，會使得美國市場的資產價格發生膨脹，物價大幅上漲。

然而如果在美國股市低迷的時候，又會使得投資者群起拋售美元及其資產，從而使美元匯價下降。

總之就是：不受美國監控的美元，也很可能造成美國自身經濟的巨幅動盪。因此為了吸收和管理這些國外美元，美國就設計了多種投資方式，讓這些國外美元即使重新回流美國，也能重新掌控在美國經濟控制者的手裡，不會自發流入或流出，從而嚴重衝擊美國經濟。

在這些國家控制手段中，最重要的一種工具就是美國國債。換句話說，美國國債就是美國吸納發散到世界各地的美元的最重要的國家金融工具。通過這種金融工具，美國使得大量新印刷出來的紙幣美元，主要都轉移到美國國債上——

從而就完成了一個迴圈：紙幣美鈔從美國流出，又回到美國的經濟管理者手中。

然而通過國債讓美元回流到美國，卻是要付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美國的國債利息。

因此，對美國來說，美國每年巨額增長著的國債，也就意味著美國每年必須以國家信譽為擔保，來對美國國債的持有人支付巨額的國債利息。

4) 從正常經濟思維的角度來說，上述這種迴圈是不可能長久地持續的。因為這種做法直接就是一個全球頂級的龐氏集資騙局——這個騙局意味著：以不斷擴大債務來吸引資金，以騙來的資金來支付投資者的利息，其結果必然是債務越積越多，如果最終有一天資金供應斷檔，這騙局就會要爆掉。

美國的金融決策層當然深刻地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們的決策方向始終就是要想方設法地削減存留在國外政府和民間投資者手中的美元數量和美國國債數額。

這種削減有兩種手段，一種手段是正數式削減，還有一種手段是負數式削減。

一、正數削減意味著美國必須減少美元的發行和削減美國的對外赤字、政府赤字和國債銷售數額。但是這意味著美國給自己製造衰退，又是美國所不能接受的。

二、負數削減意味著通過美元的大幅貶值、通過美債對全球外幣含金量的不斷貶值，或者通過操作他國貨幣的持續升值，也可以無形地削減美元存量和美債的實質存量(即使表面數額未改變)。

總之，只有不斷消滅國外持有的美元和美國國債數量，美元的這種迴圈魔術才能持續進行，美元作為世界霸權的地位也才能維持下去。

5) 那麼事實上，美國如何消滅美國的國債呢？

這些年來，美國主要做這樣幾件事情：

一、利用美國國債的回流資金，建立世界上最強大嚇人的超強軍隊，藉以威懾一切潛在的對手，防止對美國霸權形成挑戰。從而美國搶佔世界經濟政治的至高點，硬性壓制世界各國。

二、對外發動戰爭，打擊對美元地位形成威脅的國家。

從美國最近幾年打的幾場戰爭，可以清楚看出來後面都有戰略性的經濟涵義：

例如攻擊和佔領阿富汗，美國實際是為了在亞歐大陸中楔上一個楔子，從而阻止中、歐大陸橋的連接，防止出現亞歐大陸經濟的一體化(所以美國一直高度警惕和關注中國的高鐵運行。美國最近曾集中網路輿論力量打擊中國的高鐵事業，目前又在謀求自內而外地使中國的鐵路企業私有化)。從而防止自身實體產出能力不斷下降的美國經濟，被一體化的歐亞大陸經濟所邊緣化。

再如佔領伊拉克和攻擊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朗，都是為了控制中東的石油產出和輸出。

表面上，美國在戰爭勝利後並沒有直接佔領控制伊拉克、利比亞的油田。但是實際上，美國需要的不僅是石油更是與石油關聯的金融利益。所以美國至少在目前並不需要直接控管這些國家的油田。

三、美國利用美元是世界支付貨幣及美國主導制定的世界貿易規則，通過定向控制美元流動來衝擊某些國家的經濟，從而製造機會洗劫世界各個國家的美元儲備，並控制該國經濟。(讀者加注：中國自上世紀 1993 年之後，就由黨內高層漢奸買辦力量在中國內部就開始配合美國。。。。)

四、我們能清楚地看到，80 年代的日本、90 年代的東南亞及 21 世紀初的南美洲，都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回收美元洗劫其金融財富的傑作。現在要剃羊毛的國家已經輪到了中國。

美國不斷有意識地製造和引爆國際金融危機——危機所到之處，那些國家的外匯(主要是美元)儲備無一例外地被洗劫一空。

因此，真正從一次次的國際金融危機中獲利的還是美國。在每一次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總是比以前變得更加強大。

6) 許多國人至今完全不瞭解美元與石油的金融關係。

人們只知道 1970 年尼克森總統宣佈美元與黃金價格脫鉤，導致布雷頓體系的崩潰。但很少有人知道 1971 年還有一個基辛格(美國大戰略家)通過沙烏地阿拉伯與歐佩克締結的秘密協議。這個協定確定美元與歐佩克的石油銷售掛鉤——美元必須作為歐佩克石油貿易的唯一結算貨幣手段。

這就意味著，世界上任何國家不論多麼反美，只要你想通過歐佩克國家買進石油，你就必須擁有美元。這也就意味著：只要世界各國存在石油需求、存在石油貿易和價格，那麼無論美元怎樣貶值，也不會發生崩潰——除非歐佩克產油國自己拒絕收納美元了。

本來在歐佩克組織中，確實有幾個不聽話的人物——主要就是伊拉克的薩達姆、利比亞的卡紮菲、敘利亞的阿薩德和目前伊朗的領袖們。所以美國就必須讓這四個國家的所謂“獨裁者”下臺，因為這是維繫美元作為石油美元的不可替代地位以及維持美元作為唯一國際通貨的霸權地位所必須的！

(同樣道理，美國目前竭力製造網路輿論，試圖拆解和私有化中國的國有制石油體系。美國正在滲透和試圖控制中國的煤炭能源和核能源事業。最終目標就是控制中國這個次大能源消費國的全部能源供應。)

為什麼對於美國來說，以色列國家的存在無比重要?因為只有通過以色列，美國共濟會才可能維持和強化美國在中東的政治滲透和軍事威懾地位，進而形成美國從事實上控制中東政局、控制歐佩克組織，從而控制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能源命脈。

7) 多年來，美國通過以美元來控制國際石油貿易，已經形成了如下一種迴圈：

- 各國只能以美元來買石油，
- 油價通過美國不斷製造的中東危機而不斷攀升，
- 歐佩克取得巨額石油美元份額
- 歐佩克主要國家用巨額的“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國債、股票或債券
- 巨額美元資本回流美國，對沖掉美國相當一部分的濫發美元，減弱美元不斷貶值的危害。

這樣一來，以石油和美國國債作為美元幣值的兩大擔保物，美國就再也不用擔心美元匯價的崩潰。

歐佩克不會讓美元崩盤，因此必須不斷限產，從而推高國際油價來對沖美元持續貶值造成的收益損失。

購買美債的國家也如同已被美國綁架——不得不為了維持美債資產價格而不斷擴大美債購買，從而不斷吸納市場上增發的美元。否則自身已經購買的美元資產就會蒙受巨大的損失。

而美國，則持續不間斷地繼續擴大美元的輸出，推動美元的不斷貶值，同時讓其他國家承擔經濟損失來消化美元的這種貶值。

8) 當前伊朗危機與戰爭即將爆發的真正原因是：

原油價格在過去一個半月內已走出獨立行情，最大上漲幅度達到 36%，領先於所有商品，乃至於大多數宏觀經濟週期商品（比如鋼和銅等）走出了反向行情，就是這一變故將至的先兆。11 月 18 日，聯合國通過沙特提出的議案，呼籲伊朗履行《關於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的罪行的公約》，將所有參與刺殺沙特駐美國大使陰謀的人繩之以法。這就使得美國可以不經國際法庭審判，通過聯合國決議而將這一“莫須有”罪名強加在伊朗頭上。鑒於美國和北約此前利用聯合國“禁飛區”協議空襲利比亞，這可視為美國和以色列已經為突然襲擊伊朗掃除了國際政治上的障礙。

以往美國和以色列高級官員也曾多次威脅對伊朗動武，往往不了了之。最近的一次是在 2008 年 7 月，幾乎可以說是一觸即發。當時國際原油價格因此飆升到了每桶 147 美元。但由於高油價推高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加速刺破了次貸泡沫，美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那時倘若襲擊伊朗，美國收益有限，而付出代價太大，故不得不暫時停止行動。奧巴馬上台後，針對自身的重大軟肋，美國開放海岸石油開發，大力推進生物能源，美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已有所降低。去年 12 月，美國甚至首次成為汽油的淨出口國，這使得美國對伊朗動武的顧忌也就大為減少。美、以所強調的攻擊理由——伊朗很快可製造核武器，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由於以色列是彈丸小國，缺乏戰略縱深，一旦伊朗獲得核武器，並具備了投送能力，則以色列隨時可能面臨滅頂之災，至少以色列超強的常規軍事力量在中東將完全被伊朗的核威懾所抵消。所以，不管美國是否已下

定決心，以色列對伊朗動武一直處於箭在弦上的狀態。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因美軍陸軍力量能力有限，且在阿富汗、伊拉克耗損太大，士氣低落，所以仍將以空襲為主。主要目標還是用空中力量把伊朗打爛，政治打亂，使得伊朗無力向中東滲透。並借機封鎖波斯灣，將國際原油價格推高到每桶 150 美元甚至是 200 美元。同時推高世界糧價。這樣還將使得中國的通貨膨脹指數推高至 10%，甚至 15%以上，加速中國樓市泡沫的雪崩。中國的宏觀調控正進入最關鍵時期。樓市目前已進入下跌通道，如果下跌達到 30%~40%，有利於樓市和經濟軟著陸，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但如果下跌到 50%以上，則可能誘發金融危機。在這一時刻，如果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引發石油價格、世界糧價雙雙飆升，那麼中國的 CPI 也將出現相當程度的飆升，使得房貸還貸數額也被迫大幅提高，將出現越來越多的房貸斷供現象。假如到時在內地的約 2 萬億美元的熱錢加速離場，則不能排除出現金融雪崩的局面。

9) 關於美國的美元霸權的這個迴圈大致講完了，我們回頭總結一下。大體上就是以下這樣一個模型：

1、世界經濟的發展促進貿易的發展———

2、貿易導致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元———

3、美國要想維持其世界霸權的地位必須提供與世界貿易增長相適應的美元——

罪名強加在伊朗頭上。鑒於美國和北約此前利用聯合國“禁飛區”協議空襲利比亞，這可視為美國和以色列已經為突然襲擊伊朗掃除了國際政治上的障礙。

以往美國和以色列高級官員也曾多次威脅對伊朗動武，往往不了了之。最近的一次是在 2008 年 7 月，幾乎可以說是一觸即發。當時國際原油價格因此飆升到了每桶 147 美元。但由於高油價推高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加速刺破了次貸泡

沫，美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那時倘若襲擊伊朗，美國收益有限，而付出代價太大，故不得不暫時停止行動。奧巴馬上台後，針對自身的重大軟肋，美國開放海岸石油開發，大力推進生物能源，美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已有所降低。去年 12 月，美國甚至首次成為汽油的淨出口國，這使得美國對伊朗動武的顧忌也就大為減少。美、以所強調的攻擊理由——伊朗很快可製造核武器，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由於以色列是彈丸小國，缺乏戰略縱深，一旦伊朗獲得核武器，並具備了投送能力，則以色列隨時可能面臨滅頂之災，至少以色列超強的常規軍事力量在中東將完全被伊朗的核威懾所抵消。所以，不管美國是否已下定決心，以色列對伊朗動武一直處於箭在弦上的狀態。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因美軍陸軍力量能力有限，且在阿富汗、伊拉克耗損太大，士氣低落，所以仍將以空襲為主。主要目標還是用空中力量把伊朗打爛，政治打亂，使得伊朗無力向中東滲透。並借機封鎖波斯灣，將國際原油價格推高到每桶 150 美元甚至是 200 美元。同時推高世界糧價。這樣還將使得中國的通貨膨脹指數推高至 10%，甚至 15%以上，加速中國樓市泡沫的雪崩。中國的宏觀調控正進入最關鍵時期。樓市目前已進入下跌通道，如果下跌達到 30%~40%，有利於樓市和經濟軟著陸，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但如果下跌到 50%以上，則可能誘發金融危機。在這一時刻，如果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引發石油價格、世界糧價雙雙飆升，那麼中國的 CPI 也將出現相當程度的飆升，使得房貸還貸數額也被迫大幅提高，將出現越來越多的房貸斷供現象。假如到時在內地的約 2 萬億美元的熱錢加速離場，則不能排除出現金融雪崩的局面。

10) 關於美國的美元霸權的這個迴圈大致講完了，我們回頭總結一下。大體上就是以下這樣一個模型：

- 1、世界經濟的發展促進貿易的發展-----
- 2、貿易導致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元-----
- 3、美國要想維持其世界霸權的地位必須提供與世界貿易增長相適應的美元-----
- 4、這些美元就通過零利率的方式貸給了投資者和消費者-----
- 5、通過投資者的投資和消費者的消費，這些發行的美元迅速的進入世界市場，流入發展中國家，相當部分成為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
- 6、美國為了管理這些散流在世界各地的美元就開展多種形式的美元投資方式，在全球範圍內回收美元，使美元重新回到美國國內，最主要的就是借助美國國債-----
- 7、這些回流美元是需要支付高額利息的，因此導致美國債務的迅速增長-----
- 8、這種債務是美國不可承受的，美國要通過多種手段來消滅這些債務-----
- 9、必須設法消滅現有債務之後，美國才有能力進入本迴圈開始另一次迴圈。

以上簡化的迴圈模式使我們一眼就能看出這個迴圈能得以往復的一個關鍵點，就是，美國必須要通過多種方式和手段消滅債務，如果不能消滅債務，美國的這種迴圈就不可能持續。

其實這個簡單的迴圈模型，本質上就是美國巧取豪奪其他國家的財富，否則美國的經濟發展就不能得到持續！

這本質上是一種國際強盜的行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確實是一個吸血的魔鬼國家，是世界各國的掠奪者，其特點跟武俠小說中的邪惡武功吸星大法是一樣的！

格林斯潘不是在最近的國會上公然說——以美元為本位的美國債務，其實是不用償還的！其真正奧妙和意義就在於此。對美國來說，這所有的一切——美元超發，美債超發，油價跌漲，對外戰爭，金融危機，打著自由民主旗號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輸出；都如同魔術和遊戲。純屬逗人們玩呢！

11) 在 20 世紀最後的幾十年裡，世界經濟發展速度不是很快。成長起來的主要是一些中、小經濟體，如日本，亞洲四小龍等，這些國家及地區的力量，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不可能與美國抗衡。

因此我們看到美國逼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東南亞經濟危機、南美洲的金融危機等等一系列事件。美國都順利地以此實施其轉嫁美元危機的計畫。這些國家在遭受美國發動的金融洗劫之後，無一例外是美元儲備被國際金融大鱷們洗劫一空，國民經濟陷入停滯和混亂，一蹶不振。

但世界進入 21 世紀之後，國際經濟發展模式出現了重大變化。那就是以前以小經濟體為主引導的世界經濟成長，轉變成以中國帶頭的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經濟體引導下的國際經濟成長。

並且一些新興的大經濟體(包括俄羅斯)還是有核力量的國家。它們不僅經濟發展快，科技軍事的發展也都很迅速。當今幾個大的新興經濟體正在成為美國愈來愈難啃動的硬石頭。美國以前用來洗劫中小經濟體的金融危機方式，在這些大國身上很難起作用。

我們看到 2000 年後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美國國債迅速成長的過程——這兩者的同步性說明了什麼？

2008 年，美國高盛公司等跨國共濟會金融資本曾經試圖利用中國奧運會的機會，使大量的資本通過地下熱錢的方式流入中國，想借中國奧運題材拉抬中國的股市，然後做空賺取超額利潤，擾亂中國的經濟秩序。

沒想到在奧運會之前中國股市由 6000 點慘跌到 1800 點，被國內投資者反剪了熱錢的一次羊毛。多少國際熱錢至此沉澱在中國股市！由於這些熱錢大部分是在 3500 點至 4500 點入場的，因此可以想見，如果這些熱錢不退出中國市場，中國的股市永遠會在 3500 點以下徘徊。

而與這次反剪羊毛的時間點巧合的是，我們看到美國的金融危機就恰恰在 2008 年底爆發了。剪不到羊毛，債務就無法消滅。而美國為了保持美元的世界通貨地位，又必須繼續穩定地向世界市場提供美元，這樣就形成了當前美國的困境。

當前美國的國債還繼續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如果這種情況繼續持續下去，那麼到 2020 年，美國的國債總量會超過 20 萬億美元，美國內外總債務規模達到 100 萬億美元以上，也不是不可想像的。

所以作為美國現任國務卿希拉蕊才會在國會上大罵格林斯潘是個老騙子；才會在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的時候問如何才能不還中國人的錢（據維琪解密）。

我相信希拉蕊的話是其肺腑之言！因為如果放任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美國最後只有兩種選擇：

要麼放棄美元霸權，要麼聽任美元匯價最終崩盤。

現在美國有人正在建議鼓吹美國採取第三條道路，就是發動對中國的戰爭（見近期華爾街日報）。對華發動戰爭的好處是可以徹底擺脫對華債務問題，並且對國際經濟政治可以實現徹底全面的重新洗牌。

但另一方面，發動戰爭其實未必能改變美國的全面困境。

為什麼呢？如果真打一場全球核戰爭是不會有勝利者的。那只能意味著互相毀滅。但如果打一場常規戰爭，如果美國的對華戰爭不能速勝，就會使美國陷入更深、更可怕的泥潭，其後果只能是徹底毀滅美國的經濟。

儘管美國當前的軍力無比強大，但是選擇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決鬥，基本上還是在自找死路——其直接結果就是美國的美元霸權體系也會在一夜之間坍塌，美國的經濟也會因戰爭而崩潰。

為什麼可以這麼說呢？我們設想一下，如果中國或者俄羅斯的反擊導彈直接落到美國本土，經濟後果會怎麼樣？

由於中國是有核國家，擁有毀滅任何國家的核武實力，哪怕落在美國的兩枚導彈是常規彈頭，哪怕是落在美國西部的荒漠，哪怕是僅僅打死了一隻蚊子，它也具有震撼性的宣誓意義：那就是美國已不是一個安全的國家，而是世界最危險的國家；美元也不是一種安全的貨幣，它是世界最危險的貨幣。

何況美國也知道，美國還有俄羅斯這樣一個具有強大核打擊力量的潛在對手呢？

一旦世界大戰真正爆發，到了這時候請問誰還敢持有美元？美元一定會被世界各國的央行和民間機構所拋售，換取相對安全的保值物，如黃金等！

那麼這些在市場上拋售的美元，結果只能是被垃圾化，還原為一堆綠色的廢紙——最後的目的地只有一個，就是回歸到美國。因為其他國家的貿易，為了安全起見，寧可以物易物，也絕對不會再使用美元結算。

那麼美元的唯一流動方向就是回流美國。以美國國內的財富來應付美國幾十年來超量發行的美元，其結果可想而知，就是發生惡性的通貨膨脹，美國民眾一夜之間的生活會倒退幾十年。

更可怕的是，這時候美國如果想要進口必要的軍備物資、民生物資，也就必須要靠自己的產品換取其他國家的外匯或者支付黃金，然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到自己急需的物資。

那麼到這個時候我們想問美國，還有什麼能力養活十幾個航母戰鬥群？到時候恐怕不被打垮也會被自己的經濟問題壓垮！

所以，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等這些小國面前，實力確實超強不可逾越。但是，在中、俄這些具有戰略迴旋縱深的大國面前，美國仍然是紙老虎，其攻擊性的本質其實仍然是很脆弱的。1960 年代毛澤東的中國所以不畏懼美國，就是因為毛澤東看透了美國的這一戰略弱點。當年毛澤東屢屢挑戰美國，以至多次擊落美國戰機，但是美國不敢悍然回擊中國，而且採取遠避態勢，原因即在於此。

但是同樣的戰略弱點今天仍然存在。只要中國能夠肅清金融體系中的內奸，只要中國內部團結敢於對外表現出鋼鐵意志——這場博弈的結局就會完全不同。

近年的事實也在證明這一點。俄羅斯領導人普京是個意志堅強的人物。俄羅斯 2008 年為戰略利益毅然肢解格魯吉亞，美國至今連屁都不敢放一下，默默地吞了結果。瞭解美國的這種紙老虎特點，我們對美國近期在中國周邊興風作浪就姑且看之吧。必要的時候中國應該展現決心和意志，緊緊揪住美國，準備與其貼身肉搏。中國人也不要怕玩戰爭邊緣遊戲。這一方面，中國領導人應該向毛澤東學習！

以上的簡化模型同時也告訴我們：美國當前的處境是美元霸權和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的產物。

作為美國政府來說，放棄美元霸權就是放棄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這是不可想像的，所以他們要想方設法延續美元霸權的存續。他們做法無非是下面幾條：

- 1、加強軍事，這個大棒是美元最強有力的保護神了，沒有它美元是啥還有人認識嗎？
- 2、不惜一切力量打倒歐元和其他有可能對美元構成威脅的經濟合作組織(如中國主導的東亞的 10+3)，確保美元的不可替代性(最近歐元的後院連續失火，金磚 5 國放風要聯合救助還不能夠說明問題嗎?)。
- 3、堅決實施在世界範圍內剪羊毛的計畫，也就是過去的 QE1、QE2 計畫，還有即將出臺的 QE3 等。同時，對剪羊毛的最大物件國中國展開全面的行動，軟的方面 G2; 硬的方面全面惡化中國的周邊環境，對中國施加軍事壓力; 逼迫人民幣升值等。
- 4、限制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這裡面包括限制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和限制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如原材料產地出現大規模動亂，海盜猖獗，國際貿易保護抬頭等。

想要表達的意思差不多都說了，現在就回到本文開頭人們經常問到的幾個問題：

- 1、美國為什麼會長時間實行零利率的貨幣政策?美國長時間實行零利率的貨幣政策是為了通過居民的消費，快速地讓貨幣流向世界市場，維持世界貿易中貨幣與實物之間的平衡。
- 2、美國的錢到底都去哪了?美國民眾的錢都通過超前的消費流入了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又通過收買美國的國債流入美國，以美國國債的形式存在。如果美國能通過各種手段成功地消滅國外政府、機構、及私有資本持有的美元或美國國債，那麼這些錢就真正地回流到美國了。如果美國政府不能做到這些，那麼這些錢就留在了發展中國家。美國現階段就是如此，一方面是美國的錢大

量流到國外，致使債務和利息不斷累積並且增加；另一方面是美國必須不斷增加軍事和公共費用，雙重壓力下，美國還能有錢嗎？

3、為什麼美國一直要督促人民幣短期內的大幅升值？因為中國目前是美國的最大債權國。人民幣短期內的大幅度升值對中國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對美國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4、短期內的大幅度升值之後，沉澱在中國市場上的熱錢就會立馬出逃，中國的外匯儲備立刻縮水，這是美國當前亟需要的；大幅度的升值會給中國的中小型出口企業造成致命的傷害，加劇中國國內的通貨膨脹；並且這種傷害有可能帶來經濟和社會上的連鎖反應，一旦發生動亂，中國經濟的穩定性與成長性就會頃刻之間化為烏有。

5、對美國金融共濟會來說，為了最終擺脫不斷增長的國際債務壓力，目前亟需發動一場戰爭。美國共濟會智囊團中有人認為，戰爭也許是擺脫美國危機以及根本改變國際經濟結構的出路。因此我們看到了 1995 年美國三藩市的“彼得伯格俱樂部”國際會議上提出的隔離以及清除地球上的 2/3 垃圾人口的討論，以及從 2005 年倫敦共濟會的高層密會上流布出來的“盎格魯撒克遜戰爭計畫”。（按：何新在 2000 年曾發表文論推測美國、英國有一個解決世界問題的時間表，要打擊的大體次序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敘利亞、伊朗、朝鮮、中國和俄羅斯。儘管當時還不知道國際金融共濟會制度的存在及其影響力，但是後來的國際事件發展，基本是符合這個順序的。這表明，國際大事件的進程是存在邏輯和策劃的，而並非偶然和隨機發生的。）

6、毫無疑問，無論從共濟會地緣政治的需要還是共濟會主導全球未來的需要，新世界性戰爭的最主要對象，就是摧毀中國和俄羅斯，首先是中國。

7、儘管與中國相比，美國軍力強大，但是當前從軍事上美國仍並沒有戰勝中國的絕對把握。

為此，美國利用中國部分精英人物的怯戰投降心理，不斷威懾和嚇唬中國人。

美國不斷在南海和黃海搞軍事演戲，目的即在於此。

美國同時在對中國已經發動一系列看起來似乎不是戰爭的軟戰爭——包括疫苗戰爭、人工病毒戰爭、轉基因戰爭、糧食豬肉戰爭以及文化和媒體戰爭等等，試圖從肉體到精神上削弱和分化中國人，從基因及遺傳上讓中國人種斷子絕孫。

美國更有意識地通過共濟會、光明會的學術(例如朝聖山學會)影響，利用已經培育和滲透多年的一批經濟學和生物學中的“海龜”和“木馬”們，混亂中國人的理性思維。

8. 當前中國已經成長為相當巨大的經濟體，國力已經足夠強大，中國的戰略空間也有足夠的延展和縱深度。因此如若發生中美對抗，中國並不可能被美國從正面擊敗。

但是美國共濟會通過已經安插在中國的一批內奸和木馬，通過誘導中國實施錯誤的內外路線和政策，卻可能使得中國被戰敗以至四分五裂。

如果目前中國正在遭遇的經濟困難通過美國在中國暗藏的重量級木馬的配合操作，最終發展成為大型社會動盪，這更是美國所求之不得的結果。中國就有可能因此而失去幾十年來的全部經濟和文化發展成果，使中國真正成為美國轉嫁其危機的最大犧牲者。

【結語與問題】

30 多年前，鄧小平曾經提出“韜光養晦”，目的是為中國爭取 30 年的和平發展時間。但是現在 30 年已經過去——國際形勢時移勢變。未來中國對付美國的戰略和策略難道仍不需要審時度勢，而有所調整和改變麼？！